

塘下记忆

ui bao Tel:6608 1255

他们依海而生，心中装着退潮计时表，踏着『捺』像箭一样飞驰在海涂里

塘下最后一批『捉涂人』

■记者 黄国夫 / 文
见习记者 陈立波 / 图

在塘下鲍六、鲍七村，有这么一群村民，他们利用涨退潮间隙，在滩涂上捉些蛸蚌、章鱼、小蟹儿等水产，拿到市场出售后用来补贴家用，他们被俗称为“捉涂人”。

他们依海而生，最多时每天有上百人在滩涂上讨生活。然而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“捉涂人”日益减少，现在塘下只剩下10余人，他们也是塘下最后一批“捉涂人”。



背着“捺”出海

每个“捉涂人”心里都有一张退潮计时表

9月8日，正值中秋节，但是鲍七村村民周学登还是和往常一样，准备了一些饭菜，带上鱼篓，骑着电瓶车来到海边，准备开始当天的出海作业。

周学登今年65岁，他十几岁就在滩涂上捉水产，四十多年的历练，让他成了一名职业

“捉涂人”。

从鲍七村到滩涂边有七八公里，一路上，村里的其他“捉涂人”或踩着自行车，或骑着电瓶车往海边赶。

“以前都是走路过去的，从家里到海边要走一个小时，现在有了电瓶车就方便多了，

十几分钟就到了。”周学登说。

到达海边时，已是10时半，几个同行已经到了。潮还没有退，大家只能一起等待。

“退潮的时间是有规律的。”在“捉涂人”心里，都装着一个退潮计时表，时间点到了，“捉涂人”每天便不约而同地来

到海边。

周学登说，每月农历初一到初四、十五到十九，会出现“双潮水”，凌晨和中午都要出海作业。
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“捉涂人”按着这样的规律，安排着他们每天的工作。

最繁荣时妇女儿童也来“捉涂”

潮水还没有退，“捉涂人”便坐在海边，悠闲地抽着烟，聊着天，这是每天出海前最为惬意的时光。

当天出海的渔民有十儿人，他们都短装打扮，露出经海水和阳光双重洗礼的黝黑肌肤，他们平均年龄六十来岁，在他们的脸上，深深的皱纹留下了岁月的痕迹。

“最繁荣的时候，到海边‘捉涂’的起码有上百人。”周学登回忆道，上世纪六七十年

代，鲍七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背着鱼篓到海边来捉水产。

那时，海边的小蟹儿几乎是一抓就有一个，为此，村里很多妇女和小孩也会上阵，一个下午，就有满满一鱼篓。

“那个时候粮食短缺，小蟹儿可是不可多得的美食，或清蒸或油炸，一鱼篓的小蟹儿一家人可以吃上好几天了。”周学登说。

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全国上下掀起了创业的高潮，塘

下人的创业热情更是高涨，很多“捉涂人”便开始转行，出海的人逐渐少了。

“毕竟‘捉涂’是一份苦力活，收入也不高，有门路的人都去做别的生意了。”周学登说。

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，随着标准防洪堤的建设，海水涨潮地点向远处延伸，捉水产的难度越来越大，从事“捉涂”的人就更少了。

而近几年来海洋环境恶化，水产越来越少，这也是“捉

涂”人数减少的原因之一。

在与记者说话间隙，“捉涂人”都开始“武装”自己——穿上三四条厚厚的袜子。原来，之前他们都是赤脚下海，但现在滩涂里杂物增多，他们不得不穿上袜子以免被割伤。

据悉，目前塘下镇还在从事“捉涂”的只有10余人，他们中最年轻的也将近50岁。

“虽然现在人数不多，但是留下来的，都是‘捉涂’能手！”周学登自豪地说。

踏着“轻骑”在海涂上飞驰

“潮退了，出海啦！”

11时多，潮水终于退去。“捉涂人”纷纷拿起身边的“捺”（温州方言，音tian）向海里跑去。

“捺”，学名泥马，是沿海群众下海涂作业时快速行走的工具。滩涂位于大海紧接海沿线之处，潮水涨落中泥沙沉淀而抬升的区域。由于泥沙沉淀时间长度和速度之快慢不同，涂面的

软硬不等，在涂泥里行走，腿脚往往会陷在其中，涂泥越软便陷得越深，双腿遂难以从泥涂里拔出。而有了“捺”，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并且能让“捉涂人”在滩涂上便捷行走。“捺”由木板制作而成，长2米，宽约0.3米，中间有一个高约半米的拱形把手，用来掌握方向。

只见“捉涂人”将“捺”放在滩涂上，一只脚跪在“捺”里，另

一只脚则在涂泥上用力一蹬，“捺”就像箭一样飞驰出去。

由于“捺”的体积小，重量轻，速度快，是海涂作业时的重要交通工具，故有“海涂轻骑”之称。

“‘捺’就是滩涂上的火车，跑在轨道上才能更快。”周学登指着滩涂上横七竖八的轨道说，这些轨道形成有几十年的时间了，就像陆地上的道

路一样。

“捺”的使用，大大增加了“捉涂人”的效率。

“没有‘捺’，只能在近滩上作业，现在近滩上基本没有水产，而踏着‘捺’能到达距离陆地10多公里处，可以捉蛸蚌、章鱼等，能卖个好价钱。”周学登说，“捺”里可以装下100多斤的东西，因此作业时不用顾忌水产太重而提前从滩涂回来。

“捉涂”是门技术活

“捉涂人”经常捉的蛸蚌、章鱼、“弹糊”（跳跳鱼）等，通常生活在咸淡水交界地带，藏身于近水泥滩中，以泥中的微生物为主要食物来源。

周学登下到滩涂中，便忙活了起来。只见他双手往涂泥里一挖，捧出一堆泥来，洗涤之后，手里便多出了一条“弹糊”。

周学登介绍，蛸蚌、“弹糊”等藏身于涂泥中时，会出现一个洞口，只要沿着洞口往下挖，就能捉到。以前滩涂上小“蛤”比较多，捉“蛤”难度小，女人小孩都可以。但是，随着水产的减少，没有“捉涂”技术的人逐渐被淘汰。

在众多水产中，“弹糊”、小蟹儿最好捉。捉“弹糊”时只要

连泥将其挖出，洗涤一下便能捉到；小蟹儿基本在洞口休息，只要用脚从洞边45度角切入，小蟹儿就会被挤出泥面，多的时候，基本是一脚一个。

捉蛸蚌则是最难的，蛸蚌一般藏于泥土深处，而且其前齿大而有力，很多初学者一不小心就会被咬出血来。有经验的“捉涂人”用手挖入洞内时，

会根据泥土的软硬程度来区分是否接近蛸蚌，一旦感觉泥土变硬，“捉涂人”就手抓一把泥，让蛸蚌钳住泥土，这时就可以顺利地将其捉住。万一手被钳住，不能一下子将手缩回来，这样捉不住蛸蚌不说，而且伤口会更大，遇到这种情况时，要慢慢来，一点点地将蛸蚌拉出泥土。

他们也许是最后一批“捉涂人”

随着涨潮的位置变得越低，现在的“捉涂人”要到更远处作业，由于路途远，踏着“捺”前去也要花上一个小时。

“看到那座山了吗，我们要到那里去‘捉涂’。”周学登指着远方，远处的山在海里若隐若现。

由于路远工作时间长，记

者无法跟随。只能站在海边看着“捉涂人”踏着“捺”，消失在茫茫的海涂中。

下午17时多，“捉涂人”陆续续地回来了。一上岸，便马不停蹄地来到鲍七村桥头交易。桥头并不是一个菜市场，只有在“捉涂人”满载而归时，这里才有买卖。

周学登带着水产品来到村桥头，他的妻子已经拿着各式水桶、秤、板凳等在这里等候。还没等周学登将水产品一一展开，顾客们早已一拥而上，生猛的海鲜非常抢手。

这样一天下来，“捉涂人”可以获得三四百元的收入，这也是他们不畏辛劳继续出海

的动力。

“可惜我们都老了，等我们这批人都干不动了，也许‘捉涂’这个行业也就消失了。”夜幕落下，周学登收拾起工具，他那微驼的身影，渐渐消失在夜色中。

（感谢周渭生、周仙战、周学育为本文采写提供资料）



踏“捺”出海，右一为周学登